

吉林省社会科学
考古学文集

赠

诗 交 换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

学会联合会

庆祝建国三十周年 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报告会 考古学文集

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报告会办公室编印

32083

382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吉黑两省西部地区 四座辽金古城考证

—李健才—

吉黑两省西部地区四座辽金古城考证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 李使才

吉林、黑龙江两省西部地区（指中长路以西）有许多辽、金古城，解放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文物普查和多次的考古调查，基本摸清了古城的分布情况，为考证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在这许多古城中，以周长1—3华里的小古城为最多，4—6华里的中型古城次之，而比较大的辽、金古城仅有农安古城、前郭他虎城、洮安城四家子古城，肇东八里城，泰来塔子城。这五座辽、金古城的周长都在8—10华里之间，和宋代城制一样，都有角楼、马厂、甕城、护城河。出土文物主要有铁镞、铁疾藜、铁铤、善弓瓦当、勾滴，中瓦、五大名窑的瓷钵、瓷片，以定瓷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仿定、白釉黑花等瓷器、瓷片。在这些古城中出土的铜钱，最多的是北宋铜钱，也有少量的唐代开元通宝和辽、金、南宋铜钱。从辽、金古城的形制和出土文物来看，都可看出和中瓦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辽、金古城有的在元、明时代也沿用过，所以研究这些古城的历史，不但对研究辽、金历史，而且对研究元明时代的东北历史都有帮助。过去史学者对这些古城也作

过一些考证，但多数只是提出结论，而论据则很少，尤其缺乏可靠的考古资料，文献史料也不充分，并且各家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根据新的考古调查资料和文献史料做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农安古城为辽代后期的黄龙府（前期黄龙府的所在地另有专文考证）、金代的济州（后改隆州、隆安府）所在地，已成定论，现仅将以上有争论的四座较大的辽、金古城的概况，过去研究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自己的看法简述如下，请同志批评指正。因为这四座古城，互有联系，确定这一古城的位置和确定另一古城的位置有关，因此把这四座古城放在一起考证。

一、他虎城是辽代的长春州、金代的新泰州的故址

他虎城在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前郭县）创业公社（即八郎公社）北上台子村。东南距前郭县城100里，西北距大安县城20里。他虎城东距嫩江约有8里，东距松花江约有40多里。古城的西、北、南三面都是平炕。他虎城附近，除有嫩江、松花江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其中较大的有位于他虎城西南30~40里的查干泡，东北三四十里的茂兴泡，西北九十里的月亮泡。这一带不但是历史上，也是现在著名的鱼场和雁鸭群集之地。

他虎城是吉林省保存比较完整的、比较大的、典型的辽、金古城，为一周长5.181米的方形城，有角楼、马石、甕城，城外有两道护城河。1958年和1962年征集到一些城内出土的文物，主要有金代铁铤、铁蒺藜、铁镞，兽耳瓦当，鸡腿罐、大号的北宋铜钱和少号的唐代开元通宝、金代大定通宝，南宋的绍兴通宝等。地表上散佈着大号的陶瓷片、陶片多灰色，瓷片多乳白釉、白釉黑花以及黑釉、褐釉、酱绿釉等，其中以仿定瓷片最多，也有一些定窑、钧窑，龙泉窑等瓷片。关于他虎城的考古调查资料过去已有发表^①，兹不详述。

关于他虎城当辽、金时代那一州城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学

者做过考证，主要有曹廷杰、王国维、金毓黻以及日本的松井等々人。

曹廷杰认为他虎城在“陀喇河（今洮儿河）入嫩江之处”日月池（今月亮泡）的西南，並谓“陀喇河即他鲁河亦即挹鲁古河，他虎城即挹鲁噶城，亦即辽之长春州韶阳军治，金复置之泰州，昌德军长春县治所在 ②。”

王国维认为“鸭子河即今松花江，鸭子河泊即今松花江西之科尔布察罕泊（即今查干泡），其西南三十五里，即辽之长春州、金之长春县之所在，承安三年置新泰州于此 ③。”

金毓黻认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在今他虎城或今绰尔城。但金先生所说的他虎城和曹廷杰一样，误认为在今洮儿河，他所说的绰尔城即今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塔子城 ④。

日本的松井等和王国维的论点相同 ⑤。

日本的津田左右吉认为辽代长春州在松花江屈折处 30 ~ 50 里的西方。（津田左右吉、《达斡尔古考》，见《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二册）。

《奉天通志》认为辽代的长春州在今洮安县东十八华里洮儿河左岸城四家子古城 ⑥。

根据考古调查资料和文献史料，自己认为他虎城即辽代的长春州即金代的新泰州。

1. 他虎城附近的河流、湖泊和辽代长春州境内的河流、湖泊相符。

辽代长春州在行政上隶属于上京道，在军事上属于东北路统军司。它是辽代东北地区的二个军事重镇，据《契丹国志》卷22，控制诸国条的记载，长春州负责控制女真，室韦等部族。据《辽史》卷16，圣宗在“太平二年三月甲戌如长春州的记载来看，可知长春州早在圣宗时代就已建置。《辽史》卷18，兴宗本纪一”“重熙八年十一月己酉城长春”《辽史，地理志》“兴宗重熙八年置”“系指州城的建筑年代，不应看做长春州的建置年代。金初，仍沿用旧名，天德二年（1150年）降为县、兼肇州。承安三年改泰州为金安县，另于长春县（即辽代的长春州）置泰州，是为新泰州，隶属于北京路，金代东北路招讨司曾设在这里，是金代控制北方蒙古各部的军事重镇。

辽代长春州即金代新泰州，不但是辽、金时代东北地区控制北方各族的军事重镇，也是辽代皇帝“春猎之地”⑦。辽 圣宗以后，直到天祚帝，经常在每年的正月到三月之间，到长春州境内的鸭子河、混同江、长春河（即挹鲁河或挹鲁古河）。鱼儿洑等地进行春猎。据《辽史》本纪统计，到混同江29次、鱼儿洑23次，鸭子河14次，长春河6次（其中挹鲁河1次在内）、长春州13次，春水10次，纳水二次。因此，搞清

长春州境内的这些河流，湖泊当今何地以后，长春州所在地的
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金史·地理志》泰州条，长春县（即辽代的长春州）境
内有“挹鲁古河、鸭子河”，所以把这两条河当今那一河流搞
清后，更有助于解决长春州所在地的问題。

辽代鸭子河指今第一松花江（即东流松花江）的一部分，
即今第一松花江的西段。

从粟末水“北注它漏河^①”的河流方向来看，今第二松花
江（指今北流松花江）在唐代称为粟末水。所谓“黑水发源于
此（长白山）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946年），改为混同
江^②”，是把粟末河即今第二松花江改称混同江，并不包括第一
松花江。今嫩江和第一松花江（指今东流松花江）在汉晋称弱
水，北魏称难河，唐称那河，而那河“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
黑水^③”。从“踏弩河——东流入鸭子河^④”的记载和河流方
向来看，所谓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⑤、踏弩河东流入鸭子河，
显然像指他漏河流入今第一松花江。他漏河包括今嫩江下游，
而鸭子河既不包括嫩江下游，也不包括第一松花江的全部^⑥。
辽圣宗统和17年（999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
混同二水之间^⑦”，这就说明当时鸭子、混同即今第一、第二
松花江被看成两条河。到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才“治

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挾鲁河曰长春河”。只有到这时（1024年）才把第一、二松花江看成一条河流而统称之谓混同江。所以1024年以后，所谓混同江包括粟末水和鸭子河，但鸭子河不能包括混同江的全部，只是混同江的一部分。《金史》卷24，地理志，上京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来流河、宋瓦江、鸭子河”，可知鸭子河只能是指今第一松花江的一部分，从“踏弩河东流入鸭子河”的记载来看，只能指今第一松花江的西段。鸭子河改称混同江以后，为了确切指出地理位置，有时仍沿用旧称而称鸭子河。如辽道宗咸平四年（1058年）“城鸭子、混同二水间^④”。这里所说的鸭子河指今第一松花江，而混同江则指第二松花江。又如辽和女真两军在出河店隔江对垒，同一江名《辽史》用新名称混同江，而《金史》仍称鸭子河。如用新名统称混同江则不知道辽和女真两军隔江对垒是在今第一还是第二松花江。这当是在鸭子河改称混同江以后，在《辽史》本纪中仍有混同江和鸭子河同时出现的原因。

关于鸭子河的位置《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有比较明确的记载。“鸭子河在大水泊之东，黄龙府之西，是雁鸭生育之处”。“大水泊周围三百里”，今洮儿河和嫩江下游南北两岸湖泊最多，其中最大的为今查干泡，现周长约为二百里，此外没有堪称为大水泊者。这一带至今也是雁鸭群集

之地。大水泊（即今查干泡）以东、黄龙府以西的鸭子河当指今第一松花江，今嫩江在大水泊即今查干泡之西，故不包括嫩江。第二松花江（指北流松花江）“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文献没有称过鸭子河的记载，故鸭子河也不包括今第二松花江。

辽代挾鲁河（即长春河）即今洮儿河和嫩江下游（嫩江和洮儿河会合后的一段）

辽代挾鲁河，辽以前称它漏河，踏弩河，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诏改挾鲁河曰长春河”。圣宗太平二年及三年正月先后有两次如纳水钓鱼的记载，纳水即那河或曰它漏河，而它漏河即挾鲁河，所以在太平四年诏改挾鲁河曰长春河以后，直到辽亡不见纳水之名。从前述“踏弩河——东流入鸭子河”以及那河“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的河流方向来看，唐、宋时期，有时把今洮儿河和嫩江，下游看成一条河称他漏河；有时把嫩江上下游看成一条河而称那河。无论那河还是它漏河，都包括今嫩江下游。从那河“或曰他漏河”的记载来看，所谓它漏河（他漏河），挾鲁河（长春河）是指今洮儿河和嫩江下游而言。年诏改挾鲁河曰长春河以后，不见纳水之名。如果它漏河，挾鲁河只指今洮儿河而言，则和那河“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踏弩河——东流入鸭子河”的记载完全不符。

因为今洮儿河从未称过那河，而今嫩江也从未称过黑水，也没有称过鸭子河的记载。但是今第一、二松花江确有称为黑水、黑龙江或鸭子河的记载。

。如：《契丹国志》卷26。“混同江，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金史》卷1，生女真也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金史、地理志》肇州（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境内“有鸭子河、黑龙江”等。这都说明混同江在辽、金时代有黑水或黑龙江之称。因此，所谓“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东流入鸭子河”，是指嫩江流入第一松花江。因此，他漏河，挾鲁河，长春河包括今洮儿河和嫩江下游。有的以霍林河通过查干泡流入松花江这条河为他漏河（挾鲁河、长春河），但那河“或曰他漏河”等文献记载不符。因为今霍林河从未称过那河。从今霍林河流域的湖泊和古城、边堡的分佈情况来看，霍林河不可能是辽、金时代的挾鲁河（长春河），而是金代的鹤午河。

鱼儿泳即今月亮泡，辽聖太平五年三月，“如长春河鱼儿泳^⑥”，太平二年“春正月，如纳水钓鱼。二月辛丑朔，驻蹕鱼儿泳。三月甲戌，如长春州^⑦”。道宗大安四年“二月己丑，如鱼儿泳。甲午，曲赦春州役徒，终身者皆五岁免。己亥，如春州。赦泰州役徒^⑧”。这些记载说明鱼儿泳在长春河（今洮

儿河和嫩江下游)、纳水(今嫩江)以及长春州附近。而今月亮泡还在今洮儿河下游和嫩江会合处。顾名思义,鱼儿泳当是产鱼较多的地方,从前述统计可知,辽帝到鱼儿泳和混同江鱼猎的次数较多。今嫩江下游和洮儿河下游,下游湖泊较多,但出鱼最多的地方是今月亮泡以及嫩江和松花江会合处,这里不但是历史上,而且也是现在东北的著名鱼场之一。

由上述可知,长春州境内河流、湖泊较多,是盛产鱼类的地方,也是雁鸭群集之地。今他虎城百里范围内,河流湖泊较多,至今也是雁鸭群集之地,著名的月亮泡和大赉鱼场就在这里。

《金史、地理志》泰州条、长春县(即辽代长春州)境内有“挹鲁古河、鸭子河”,如前所述,挹鲁古河即长春河亦即今洮儿河和嫩江下游,长春河可能因长春州而得名,并在长春州附近。鸭子河即今第一松花江的西段,他虎城东距松花江40多里,东距嫩江8里。文献史料所载长春州境内的河流湖泊以及特产(鱼、雁、鸭)和他虎城周围的河流湖泊以及特产完全相符。这些就是以他虎城为辽代长春州的根据之一。

2、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处有鸭子河泳,而他虎城东北四十里的地方也有湖泊即茂兴泡。

《辽史、营卫志》:“鸭子河泳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

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又据《辽史拾遗》卷13,引宋、王昶《燕北录》言:“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洮甸住坐”。虽未举出洮甸之名,但和长春州的距离未着,洮甸即指鸭子河洮而言。由此可知,搞清鸭子河洮的所在,是解决长春州所在地的关键。

王国维^④和日本松井等^⑤多数学者都认为今前郭县境内的查干泡为辽代的鸭子河洮。因此,推定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当在今查干泡西南三十五里的地方。但是据调查今查干泡西南三、四十里的地方并没有较大的辽、金古城。据吉林省博物馆1960年全省文物普查档案,在今查干泡的西南有两座中、小型古城。一为乾安县境内的为字井(屯名)古城,在查干泡西南约26里,周长为500米的小古城。二为乾安县境内的道字井古城,在查干泡西南80里,周长为5里的中型古城。这两座中、小型古城至查干泡的距离和长春州至鸭子河洮的距离不符。并且这两座古城的规模较小,属于中小型古城,不似节镇的规模。如前所述辽代的长春州即金代的新泰州,是辽、金时代东北的军事重镇,是辽、金时代东北路统军司、招讨司的所在地。应在西部地区较大的辽、金古城中求之,因此,这两座中、小古城不可能是辽代长春州的所在地。从查干泡西南三四十里的地方、没有较大的辽、金古城来看,也说明查干泡

不是辽代的鸭子河洑。

曹丕杰认为今大安县境内的月亮泡为辽代的鸭子河洑，并说“纳喇萨喇池在他虎城东北数十里，今通呼月亮泡”。但月亮泡并不在他虎城东北数十里，月亮泡的西南也没有他虎城。他虎城在今前郭县西北100里的北上台子村。曹丕杰又说：“他虎城即挾鲁噶城，亦即辽之长春州^②”。但挾鲁噶城（即挾鲁古城、达鲁古城）不是长春州。据《金史》卷2，太祖纪二，1115年正月，攻陷了达鲁古城。1117年正月，才开始进攻长春州。又挾鲁噶部和女真为邻境，不可能在今月亮泡的西南洑儿河一带。由此可知，达鲁古城即不是辽代的长春州，也不是现在的他虎城。

据吉林省博物馆1960年在月亮泡周围地区进行文物普查的结果，知道在月亮泡周围有三座小古城。一为大安县安广镇附近的腰新荒屯古城，在月亮泡的西南7里的地方，古城周长600米。二为大安县安广镇西南部的古城子屯内的古城，周长700米，在月亮泡西南48里的地方。三为镇赉县境内的后少力根古城，东距嫩江约10里，南距月亮泡5里，周长500米，从这些小古城和月亮泡的方向距离以及规模来看，都不可能是辽、金时代的军事重镇——长春州（金代新泰州）的州治所在地。如上所述，以今月亮泡为辽代鸭子河洑和文献记载以及实

际情况都不相符。

《奉天通志》以今洮安县东北，洮儿河右岸黄花稍泊子为辽代的鸭子河洑^②。因此，把长春州推定在今城四家子古城。这和前述1、2以及后述的文献记载都不相符，故不可取。

在洮儿河、嫩江两岸有许多湖泊，推定那一个湖泊为辽代的鸭子河洑，这取决于这一湖泊的西南三四十里的地方有无较大的辽、金古城。如前述有的把辽代的鸭子河洑推定在今查干泡或月亮泡，但其西南三四十里的地方并无较大的辽、金古城可以比之为长春州者，黄花稍泊子虽有较大的辽、金古城，但比定为辽代的长春州又和文献记载不符。这些湖泊中符合条件者，唯有今黑龙江省肇源县境内的茂兴泡。从茂兴泡到他虎城的方向距离和从鸭子河洑到长春州的方向距离完全相符，并以他虎城为辽代的长春州还和前述1、2及后述的文献记载也相符。这是以他虎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的根据之二。

3. 泰州（辽代长春州）东至肇州350里，和他虎城东至八里城（金、元时代的肇州城遗址）的方向距离基本相符。

据《金史》卷24，地理志上、泰州（即新泰州、辽代长春州）“东至肇州三百五十里”。金代肇州即今肇东县八里城（译后述），他虎城东至八里城约为300里，和文献记载基本相符，这是以他虎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的根据之三。

由上述可知符合下述四个条件者才可能是长春州城的所在地。

1. 吉、黑两省西部地区较大的辽、金古城。
2. 古城附近有两条河流即辽、金时代的批鲁河，鸭子河。
3. 古城的东北三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南北三十里，东西二十里的湖泊。

4. 古城东距金代肇州城址（今八里城）为350里。

通考吉林、黑龙江两省西部地区的辽、金古城，符合上述条件者唯有他虎城。因此，推定他虎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州治的所在地。过去有的以“今洮儿河之他虎城”（实际洮儿河并无他虎城，而是在今松嫩会流处）、绰尔城（今泰来塔子城）^③，洮安城四家子古城^④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者，和前述三条文献记载不符，因而不可能是辽代长春州州治的所在地。

城四家子古城曾出土过有边刻“泰州主”的残破铜镜（主以下因残，不知何字）和边刻“泰州”（共它字不识）等字的铜风铃，城四家子古城为旧泰州还是新泰州的遗址应该和上述文献结合起来判定。因为铜镜，铜印等文物是可以流动的，建筑物上的风铃虽然可以做为推定泰州的根据，但是新泰州，还是旧泰州，也应和上述文献结合起来断定。

注 释：

①李俊才：《他虎城调查简记》见《考古》1964年第一期。山下泰藏：《塔子城址》，见《满洲史学》1卷1期。

②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第18页，见《辽海丛书》第10函之七。

③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三卷15，第723页。

④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卷6，第422页，1943年版。

⑤《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86~88页。

⑥《奉天通志》卷72，山川六、水系四、黑龙江省水。

⑦《辽史》卷37，地理志一，长春州条。

⑧《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传。

⑨《契丹国志》卷27，长白山条。

⑩《新唐书》卷220，流鬼传，（达末条）。

⑪《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

⑫《契丹国志》卷26，《金史》卷1，《金史·地理志》肇州条。从前列文献记载，辽、金时代的黑水、黑龙江指今第一、二松花江。但在这里指第一松花江。

⑬《金史》卷24，地理志上、上京路。“水有按出虎水、